

血色长城

李西岳◎著

一幅波澜壮阔

如火如荼的战争画卷

一首同仇敌忾

如泣如吟的慷慨悲歌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李西岳◎著

血色长城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ISBN 978-7-5033-2088-0



9 787503 320880 >

定价：23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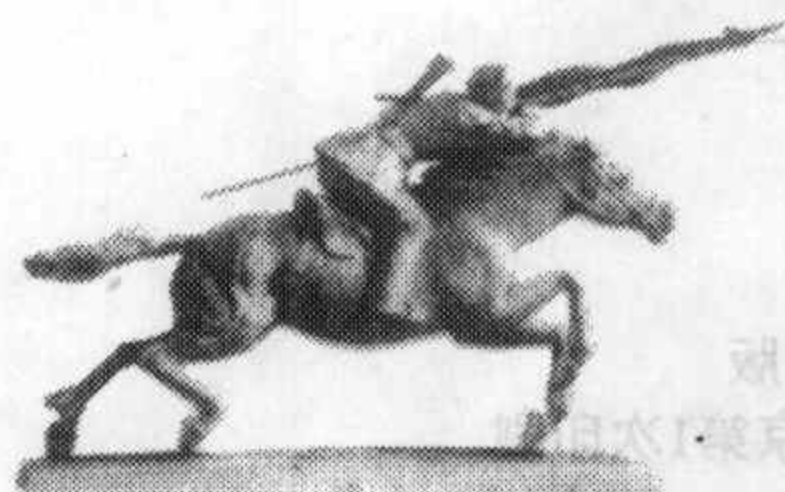
血色长城

李西岳 著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21629号
IV.1232.2
I.血… II.李… III.电报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SBN 978-7-2033-2088-0
血色长城\李西岳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7

血色长城

作者: 李西岳
责任编辑: 丁晓平
责任校对: 魏 康
封面设计: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社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 100032
电 话: 66231623
E-mail: 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: 北京瑞普印刷厂
开 本: A2
字 数: 330千字
印 张: 12.25
版 次: 2007年10月第1版
印 次: 200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33-2088-0
定 价: 23.00元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色长城/李西岳著.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5033-2088-0

I.血… II.李… III.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51629号

血色长城

作 者:李西岳

责任编辑:丁晓平

责任校对:健 康

封面设计: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330千字

印 张:12.25

版 次:200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200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088-0

定 价:23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第一章

一九三七年秋。在山西一个叫平型关的地方,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: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里设伏,消灭了一千多名日军。缴获的战利品,八路军和老百姓搬了整整一天一夜,摆了有一里地那么长。

山坡上,几个战士围坐在一起吃罐头,因为都没见过和吃过罐头,都觉得是稀罕物,大家来回摆弄着看,有的用牙咬,有的用脚踹,有的用拳头砸,但都没打开。

胖子从瘦子手里夺过罐头,一边用匕首把罐头切开一边说:“就你这两下子,做醋也做不酸,还开罐头?”

受了伤的瘦子抢先下手把一口肉放在嘴里:“小日本儿这东西就是解馋,当时我要是吃了这玩意儿,拼刺刀的时候,也不至于挨狗日的一刀。”

高个子往嘴里塞了一大口:“嗬,真香啊……”还没说完,嗓子被噎住了。

胖子看不下去了:“这罐头是小日本儿的,胃可是你自己的,撑

死可没人偿命。”

胖子抢了瘦子壶里的水喝，一直喝到一滴不剩。瘦子给胖子当胸一拳。

瘦子：“这小日本儿也是吹牛不上税，说什么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，三个月灭亡中国，狗屎！”

高个子：“这年头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，只要你豁出命去，它照样草鸡！”

胖子又用匕首切开了几个罐头，大家嗷嗷叫着哄抢起来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吃的风卷残云，地上一片狼藉。

瘦子：“不过，这小日本儿到底是不好对付，不像国民党那样，你一喊投降，他就把枪放下，把手举起来了。这些家伙，就是剩下一个人，也跟你玩儿命。”

高个子：“小日本儿这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叫武士道精神。”

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炊事员用毛巾兜着饭碗急匆匆地过来问：“哎？你们看到聂政委没有？”

大家都说没有。

炊事员急得团团转：“早饭就没吃，找了半天了，到底去哪儿了呢？”

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部。二十多岁的团长杨成武正跟战士们打扑克，他出错了牌，想拿回去，战士死活不让，你争我抢，杨成武死捏在牌不放：“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还不行吗？”

炊事员进来：“团长，你看见聂政委了吗？”

杨成武一边打牌一边说：“你这个炊事员儿，真是添乱。聂政委是师政委，我是团长，首长去哪儿，能跟我请示啊？哎？没在林师长哪儿啊？”

炊事员：“没有，我去找过了。这都快晌午了，聂政委还没吃早饭呢。”

杨成武把扑克收起来：“没吃早饭？你问过警卫员了吗？”

炊事员：“警卫员说，一大早揣上烟斗就走了。”

杨成武想了想：“不对。聂政委打十年前就戒烟了。刚打了胜仗，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反倒抽起烟来了。这里边一定有事儿。走！我跟你找去。”说完把牌摔掉，站起身来，戴上帽子就要走。

一战士拦住杨成武：“哎？打完这一把呀。眼看着你就输了。”

杨成武挣脱掉战士的手：“去！去！”

延安，一个宁静的夜晚。毛泽东居住的窑洞。马灯下，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对着华北地图凝神静思。张闻天站在一边跟着看地图。

毛泽东指着地图说：“洛甫啊，现在从整个华北战争态势上来看，敌对太原，势在必得啊，也只是时间问题喽。因此啊，我们的八路军总部和三个师再在晋东北一带集结，就等于被人家像包饺子一样包在里边喽。”

张闻天一边看着毛泽东的手势，一边点点头。

毛泽东习惯地做了一个插腰的姿势：“所以啊，我们应该马上改变八路军全部在晋东北地区建立根据之部署，令一一五师进入晋东北的恒山一带；一二〇师应该进入太原以北的忻县；而一二九师呢，则应以适当时机，进入吕梁山一带活动。”

张闻天明白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：“这样我们就可以由被动变为主动了。”

良久，毛泽东用笔在晋察冀的位置上重重地圈了一下，回过头来对张闻天说：“洛甫啊，你会下围棋吗？”

张闻天：“谈不上会。略知一二。”

毛泽东：“围棋上有‘做眼’的术语，我看我们在晋察冀也来做个‘眼’吧。”

张闻天：“‘做眼’？”

毛泽东指着地图说：“对，‘做眼’。你来看，七七事变之后，国民党退出了冀察两省，晋察冀边界基本上沦陷了，而日军兵力不足，它虽然占领了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张家口、石家庄等大城市，可它占不了

县城以下的农村。趁日军主力一路向南推进的空当,我们应该争取主动,派一部兵力进入敌人后方的晋察冀边界。”

张闻天:“关于‘做眼’的问题,主席不只提过一次了,我记的在洛川会议上,就提出红军可以一部以敌后的冀东,以雾零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,也就是‘做眼’。”

毛泽东:“对。平型关虽然打胜了,但八路军今后的任务是以建立根据地为主,而不是以打仗为主。我们的目标,不仅是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,还要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。”

张闻天点点头。

毛泽东:“我想过很久了。一一五师要分家,林彪带主力南下,聂荣臻留下来,成立晋察冀军区,开辟五台山周围的东北地区,建立晋察冀敌后根据地。”

张闻天:“在一一五师,聂荣臻留下来,倒是一个合适的人选。”

毛泽东:“聂这个人留过洋,见过世面,又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,平时虽然嘴巴上虽然不大爱说话,但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。我相信,他一定能把这个‘眼’做好。”

张闻天:“主席,那晋察冀军区政委的人选呢?”

毛泽东:“由聂荣臻兼。就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吧。给他三千人马……”

毛泽东在灯下大口大口地抽烟,吸完几口,就不住地咳嗽几声。

张闻天:“主席,你是不是少抽两支?”

毛泽东:“饭后一袋烟,赛过小神仙呀。我还靠它刺激灵感哩。”

毛泽东:“打完平型关,共产党抗不抗日的问题,就不用解释了。而聂荣臻留下来做‘眼’,离开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是不行的啊。洛甫啊,马上给朱、彭发电报:华北正面抗战失败,我们不负责任,但游击战争失败,我们必须负严重的责任。待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,要他们重点在五台山脉,借助红军抗战的声势,收编散兵散枪,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,以备在敌人占领整个华北之后,能够坚持广泛有利的游击战争……”

山坡上，逆光中，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叼大烟斗的形象成剪影，他紧锁着眉头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手里的电报，脸上露出沉思而忧虑的神情。

杨成武和炊事员气喘吁吁地跑上山坡，炊事员把手里的饭递过去：“政委，你该吃饭了。”

聂荣臻笑了笑，把电报装进口袋，接过饭碗，对杨成武说：“哦，成武啊。”

杨成武夺过聂荣臻的烟斗：“政委，你戒烟都十来年了。怎么突然又抽上了？”

聂荣臻站起来叹了口气：“毛主席叫我们留下来‘做眼’，我是担心，这‘眼’能不能做好啊。”

杨成武疑问地道：“‘做眼’？”

聂荣臻：“中央已经决定，我们一一五师分家，我带三千人留在敌后，建立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。毛主席说，在围棋上，这叫‘做眼’。”

杨成武茫然地看着聂荣臻的脸。

聂荣臻：“这三千人马，就你的一个独立团是成建制过来的，其他都是五花八门儿。刚才罗荣桓主任从阜平回来说，国民党溃退之后，地方政府都瓦解了，社会混乱，人心惶恐，老百姓身无御寒衣，家无隔夜粮。我们在几十万敌人的眼皮底下，这个‘眼’不好做呀。”

杨成武：“政委，我理解。作为你的部下，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了解我杨成武。为完成主席交给的‘做眼’任务，我希望你能把我和我的部队，放在最重要最危险的地方。”

聂荣臻拍了一下杨成武，然后说：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我得到总部求将去。”

八路军总部。聂荣臻一脚踏进八路军总部门槛，彭德怀就上前握住了他的手：“吆，老聂，以后再见了该叫聂司令了。”

聂荣臻：“叫什么，还不都是您的部下。”

彭德怀：“怎么样，家分完了吧？还算公平吗？”

聂荣臻：“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？拢共不到三千人马。司令部的人，一条炕就睡下了，吃饭有一张桌子就够了。”

彭德怀：“兵不在多，而在精嘛。”

聂荣臻：“那还有将不在勇，而在谋。今天，我可是来求将的。”

朱德一掀门帘进来，聂荣臻过去打敬礼：“朱老总好！”

朱德把身后的唐延杰、舒同引见给聂荣臻：“老聂，你看，我把将给你领来了，一文一武，这可是总部机关的两个宝贝，都归你了。”

唐延杰给聂荣臻打敬礼，聂荣臻还礼。

唐延杰握着聂荣臻的手说：“聂总，我是你的老部下，北伐军打到武昌后，我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来找你分配工作，你介绍我到叶挺的独立团去当兵，后来一直到红二十八军当参谋长。”

聂荣臻：“这回留在敌后，我们可要一起同甘共苦了。”

唐延杰：“有您挂帅，什么苦日子都不怕，什么样的敌人都不怕。我只是怕我胜任不了参谋长这个职务。”

聂荣臻：“怕什么？军参谋长当得了，军区参谋长照样当得了。”

朱德拽了一下聂荣臻的胳膊：“你们俩光说话，把我们书法家给撂在这了。”

聂荣臻上去握住舒同的手：“岂敢？舒同这个名字，可是如雷贯耳啊。谁不知道，国民党有个书法家于佑任；共产党有个书法家舒同，毛主席还说你是马背上的书法家，那以后，你就是主任书法家了。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有闲余时间，跟你学学书法。”

舒同：“哪里，我早有而闻，您的书法、诗词都很有功底。”

彭德怀：“哎呀！行啦行啦。你们一见面就谈书法，让我这大老粗也插不上话。我这人快人快语，直来直去。老聂，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，我做不了主的话，还有朱老总呢。”

聂荣臻想了想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，给我一部电台，一张华北地图。”

彭德怀：“没问题。这样吧，咱们杀象棋，你连赢我三局的话，我把总部最新的电台给你。”

聂荣臻：“说话算数？”

彭德怀：“那当然，不算数，是这个。”说着用手做了一个王八的形状。

朱德看了看表：“马上开饭了，吃完饭再杀吧。”

吃过午饭，两个老棋手就摆开了阵势。朱德在一边不动声色地观战。

聂荣臻很不客气地走了当头炮。

彭德怀跳马：“臭棋篓子，这么长时间没下，还是那两下子。”

聂荣臻不说话，拱卒。

彭德怀出车。

聂荣臻的卒子想过河，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。

朱德：“小卒子过河顶车使。走啊！”

聂荣臻看了看棋盘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这一过去，可就没根儿啦。”

朱德：“老聂啊，今天你这一走棋，我就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。你是担心你的三千人马留在敌后不好落脚，是吧？但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当年我们在瑞金、在陕甘宁的时候开始有根儿吗，后来我们不都扎下根儿了吗？”

彭德怀放下棋子抽烟：“晋察冀几千万老百姓，都是你的根儿啊。”

聂荣臻茅塞顿开：“主席电报里说了，依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就能把‘眼’做好，把根扎住。你们两位老总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。”

朱德：“不用担心，说不定啊，你在晋察冀，能创造出第二个陕甘宁呢。”

聂荣臻听了有些激动，站了起来。

彭德怀：“哎，哎。下呀，下呀。”

聂荣臻：“改下围棋吧，我学学如何把‘眼’做好。”

彭德怀：“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，你知道我不会下围棋。”

朱德和聂荣臻都笑了起来。

家分完了，将到位了，聂荣臻带着三千人马即将开赴五台山。此时此刻，聂荣臻心里承受着巨大压力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，可是这次要孤悬敌后，独当一面。四周都是强大的敌人，能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，在敌后站住脚，把“眼”做好。他心里是没有底数的。

晚上，聂荣臻睡不着觉，仔细看着晋察冀地区的地图。这时，警卫员进来报告，说有人要来看他。他从床上坐起来，把衣服整理好，见进来的是摄影记者秦书生。之前，秦书生曾采访过他，两人谈得很投机。

秦书生一进门就把身上背的器材放下来，兴冲冲地对聂荣臻说：“聂司令员，我要跟你去敌后。”

聂荣臻用疑惑的眼睛看着秦书生：“全民通讯社著名的摄影记者，要跟我们一起去敌后？”

秦书生：“怎么，不可以吗？司令员，你看这是总部的介绍信。”说着，把介绍信拿出来给聂荣臻看。

聂荣臻看完介绍信握住了秦书生的手：“欢迎，欢迎你啊。”

秦书生激动地拍了一下巴掌。

聂荣臻拿过秦书生的照相机看了又看：“正宗的日本尼康，还带变焦镜头。这家伙可值钱啦。”

秦书生惊奇地看着聂荣臻道：“司令员也爱好摄影？”

聂荣臻：“谈不上爱好，略知一二。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时候，一个朋友送了一台相机，没事儿时候，就瞎摆划，纯业余的。”

秦书生：“怪不得在你身上透着一股常人所缺少的气质，原来你留过洋啊。”

聂荣臻：“法国人浪漫，气质高雅，那是学不来的。我还是我，一个地道的农民出身的军人。说说看，你为什么要去前线？”

秦书生：“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前线需要记者。作为一个新闻记者，首先应该要爱自己的祖国，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民族尊严，在国土沦丧，狼烟四起，生灵涂炭，家破人亡的现实面前，我知道应该把镜头对准谁。”

聂荣臻：“满腔热情是一方面，但艰苦现实又是一方面，是吧？我曾经对你说过，一定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。有些苦是无法想象的，也是长期的。”

秦书生：“你放心吧，司令员，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”

聂荣臻高兴地道：“好。那我们以后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了。”

两人都笑了，之后，他们彻夜长谈。

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。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
聂荣臻骑马带着三千人的队伍在山路上行军，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掏出望远镜向远处望着。

风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猛。

穿着单衣的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，狂风卷起了他们的衣服，吹走了头上的军帽，军帽满地打滚。

一路上不断地碰上衣衫褴褛的老百姓，他们用复杂的眼神看着这支队伍。

一个中年人在山顶上以苍凉的声音高唱着：

“哎咳呀——

十月里那个山西

人人那个忙呀

富人搬家忙

穷人心惶惶

军官那个扔部署哎

小兵那个扔大枪

哎咳呀

……”
傍晚，五台山。聂荣臻、唐延杰、舒同、秦书生等人进庙拜见和尚、喇嘛。

昔日美丽神圣的五台山，现在已是满目疮痍，这里刚刚遭受日军飞机轰炸。

方丈率众和尚在庙外迎接聂荣臻等人的到来。

唐延杰把聂荣臻引见给方丈：“这是我们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。”

聂荣臻双手合十：“师父，打搅了。”

方丈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。对聂将军大名，贫僧早已久仰，真乃如雷贯耳也。聂将军作为首战平型关的抗日名将，能亲自光临鄙寺，那是我们出家人的造化。”

聂荣臻望着被日军炸毁的围墙寺庙，激愤之情，油然而生：“师父，五台山乃佛门圣地，尔今却遭日军暴行，血腥佛门，满目疮痍，实在令人愤慨之至。”

方丈：“侵华日军，灭绝人性，焉将佛门视为圣地。一夜之间，泱泱中华，国土被侵占，生灵遭涂炭，万家墨面，民不聊生。贫僧真是忧心如焚而又爱莫能助啊。”

聂荣臻：“师父请相信，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挽救民族危亡之重任。”

方丈：“聂将军，不瞒你说，平型关战斗打响时，贫僧等曾翻山越岭到现场，亲眼目睹了贵军不畏生死，浴血奋战的风采。由此，贫僧便得出结论：中华民族复兴之希望在共产党身上。”

聂荣臻感激地道：“师父亲临平型关，这可是我没想到的。”

方丈：“聂将军，外面天气寒冷，还是进庙叙谈吧。贫僧们早已恭候多时了。”

聂荣臻：“师父，请！”

聂荣臻等随方丈鱼贯进庙。

庙内，由十二个乐师组成的乐队穿着同样的袈裟，吹着长笛短笛，敲着锣鼓，演奏着优美动听的乐曲。

聂荣臻很激动地握住方丈的手：“没想到在这穷山僻壤，还能够听到这么优雅的音乐，真乃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啊。”

方丈：“聂将军过奖。庙堂音乐，源远流长。此时此刻，贫僧们吹奏佛乐，以表达对八路军的热烈欢迎，曲乃为心声也。阿弥陀佛。”

聂荣臻双手合十：“明日我们将借贵方宝地，举行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大会，打搅诸位师父啦。”

方丈：“八路军能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，按佛祖的说法是缘分。阿弥陀佛。”

聂荣臻：“今天的隆重场面，足以证明，各位师父都有一顆爱国心和报国志。有了各位的支持，我们才能顺利立足。”

方丈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贫僧出家，而并未出国。”

聂荣臻：“众师父爱国之举，实在令人感动。”

唐延杰：“各位师父请放心，我们已经号召驻五台山区域的官兵，爱护庙里的古迹文物，不干预和影响僧侣们的正常宗教活动。”

方丈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五台山普济寺。旭日东升，霞光万道。鼓乐声声，彩旗纷飞。

寺内香火旺盛，烟雾袅袅。

八路军官兵、民兵和部分僧侣五千余人云聚寺内，大雄宝殿前的房沿上挂着：“热烈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”的巨幅横标。

几十名八路军战士持枪站立在主席台两旁。

聂荣臻、唐延杰、舒同等人和地方政府官员，神采奕奕地走向主席台。

众人热烈鼓掌。

聂荣臻向四周环视了一下，大声道：“同志们！乡亲们！各位师父们！今天，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了！大家记住了，这一天是一九三

七年十一月七日！这一天，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！”

聂荣臻的讲话被掌声打断。

聂荣臻鞠躬，并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，接着道：“我们遵照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，在这里建立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敌后根据地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，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！”

众人热烈鼓掌。

聂荣臻：“现在我宣布中央军委命令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！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；唐延杰任参谋长；舒同任政治部主任；查国桢任供给部长；叶青山任卫生部长。”

众人鼓掌欢呼。

鼓乐齐鸣中，方丈高喊道：“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山成立，这是佛祖显灵啦！”

北平，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。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正在和参谋长下围棋。寺内寿一落子毫不犹豫干净利索，参谋长则显得很谨慎，不时抬起头来看看主子的脸色。

寺内寿一抬起头来问：“有什么新消息吗？”

参谋长：“太原被我一举攻克，前线将士士气大振，现正以势如破竹之势向南推进。”

寺内寿一：“还有别的消息吗？”

参谋长：“据查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五台山成立了，司令官是聂荣臻。”

寺内寿一慢慢转过身来，把手里的烟掐掉：“有多少人马？”

参谋长：“不到三千。”

寺内寿一摇头笑道：“中央军几百万都让皇军赶得到处跑，三千多人能成什么气候？”

参谋长：“据说，毛泽东把聂荣臻留在我们后方叫‘做眼’。”

寺内寿一对这话很感兴趣：“哼。‘做眼’？看来这个毛泽东也会下围棋。”

参谋长：“好像是。”

寺内寿一：“这个聂荣臻胆量不小啊，竟敢到我们眼皮底下来‘做眼’。”

参谋长指着棋盘道：“聂荣臻要‘做眼’？谈何容易。在角上做，需要两个子，而在腹地做，至少四个子。区区三千人马，充其量只够一个子。”

寺内寿一胸有成竹地落了一个子：“它‘做眼’，那我们就紧它的气。只要它一落脚，我们就把它灭掉。”

参谋长：“是不是马上进行围剿，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？”

寺内寿一一摆手：“不，给它几天招兵买马的时间。这三千人，还不够皇军打牙祭的呢。”

五台山庙寺。方丈送聂荣臻等离开五台山前往阜平。

聂荣臻双手合十：“师父，阜平离五台山很近，我会经常回来看望各位师父的。”

方丈：“阿弥陀佛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但临别前我还有句话提醒聂将军。”

聂荣臻：“师父请不吝指教。”

方丈：“北岳一带杂色武装颇多，都打着抗日的旗号，而又不敢向日寇开一枪。贵军虽首战平型关威震敌胆，但这里的百姓却因消息闭塞并未有耳闻，他们见到的是国民党一路溃退，贫僧担心，贵军未必一下能得到他们的支持。”

聂荣臻：“谢谢师父提醒。”

方丈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聂荣臻翻身上马，并回头向方丈招手致意。

阜平，晋察冀军区作战室，聂荣臻在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。

参加人员有唐延杰、舒同、查国桢、叶青山及各分区司令员、政委等。